

五

經

疑

義

五經疑義目錄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麟撰次

弟大節校正

易義二十七條

書義一十四條

詩義一十三條

春秋義三十八條

禮義二十七條

五經疑義卷之一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

弟嚴天節校正

易義二十七條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世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豈分爲二聖哉孔安國以來皆曰圖授羲
書錫禹於圖位上起義故也惟劉牧以大傳爲伏羲
魚取圖書蔡西山亦依違未決

河圖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以漸至於盛而極
則陰生於內矣一陰生以漸至於盛而極則陽生於

附矣此陰陽進退交互之體伏羲所由以畫八卦者也一四二五皆為五二九三六皆為十而居中五者陽之中十者陰之中此盛則彼衰此消則彼長卒歸於無過不及而已故五亦居中所以明中道洛書縱橫皆十五即河圖之為中道非有別義也特發此例以槩其餘則陰陽進退隨所湊合皆可成數此則陰陽互相交易八卦可變六十四卦之理也否則豈足以盡天下之變耶世儒但據圖書位次異同妄生意義則辭繁而理愈晦矣

河圖之生本只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人生水此自然之運也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
至於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但明圖位一三五七九
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
九十為成數而水火木金土以五位以定數耳非五
行生成之始與運行有兩樣也黃勉齋曰生之序即
行之序造化一理此言為是

數之所起本於奇偶因奇偶之得此以遂以數計多
寡自一二而重之以奇加偶以偶加奇或以奇加奇
以偶加偶自是陰陽錯綜倍加以至十百千萬若求
其本則固奇偶之象所來也故數所以數象也但非

聰明睿智則不能一貫彰往察來以盡天下之變僅
以推測目前而已

洪範九疇但言大法有此九類如中庸九經其中自
宜有序與洛書之類雖縱橫十五數皆歸中道與河
圖無二其曰天乃錫禹者謂天啓其衷使知此為治
天下之大法云耳何必強指所錫為洛書哉

伏羲畫卦只一奇一偶其義已盡奇之為一偶之為
一皆象心體一者陰在陽中陽含陰為一也一者陽
在陰中陰分陽為二也陰陽交易其變無窮皆心體
自然以心體求陰陽則心體之神以二氣求陰陽

則為不通之物神妙萬物者形上之道物則不通者
即形下之器

陽畫為一萬物合為一理陰畫為一一理散為萬物
合一則物不見其有為其體則實散萬則理不見其
無為其體則虛有無相盪虛實相涵此陰陽所以得
中而為道否則偏勝而為器矣

自奇偶交互為八卦是狀人心八德也純陽不為陰
撓乾為健德純陰不敢撓陽坤為順德一陽起重陰
之下警悟發生震為動德一陰伏重陽之下委曲收
歛其為入德陽生而一陰未盡係戀和悅兌為悅德

陰再歛而一陽未消貞固定靜艮為止德陽在陰中
為陰所掩則惕然危懼坎為陷德陰在陽中為陽惕
美則宣著開明離為麗德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
自此變化無窮重之以為六十四人心天道合一無
間作易者發明此理究其精微後世說易往往泥於
象數之末認氣為理豈為知易者哉

八卦所重在德六十四卦亦以卦德為重如蒙之險
而止豫之順以動履之說而應乎乾晉之順而麗乎
大明之類可見聖人畫卦皆以卦德象傳罕有言互
體者言互體入於牽強乃後世蓋師一斷例耳

卦變皆以乾坤為主坤得乾初為長男乾中為中男
乾上為少男乾得坤初為長女坤中為中女坤上為
少女乾交坤坤交乾乃所謂變也伊川賁傳曰卦變
皆自乾坤乾坤變為六子八卦又重之而為六十四
皆乾坤所變也可謂明且盡矣朱子則又從他卦以
變凡剛柔往來者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卦自
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又有自二卦三卦變者於
義何係祇見其支離耳

剛柔者立本者也剛柔之本全在初爻初爻剛則強
凡任重者初皆剛爻也初爻柔則弱凡安常者初皆

經疑

易象圖說

柔交也初者事之幾也既強弱皆本於此

易是四聖講明心學之書乾健者心之德健而主變化者也以龍象乾以乾象心乾之六爻皆兢惕之義三以易勤勞凶之位致特以惕言即戒慎恐懼功夫也學者苟能惕然不息則乾道在我可以直契化太極而達道行自然無滯是堯道之達順也今老論學者乃以全體自然即信其流行而不假脩為以為說則是棄任坤道而不重乾之為主宰處未免落入空虛卑流於物欲故曰先迷者能乾以主乾而坤以順之則易道全矣故曰後得主

剛柔之理盡於乾坤確然不屈乾陽之能主乎陰也是為統天隤然無為坤陰之不撓乎陽也是為承天言乾元而又曰坤元非有二元也資始是幾之初發處資生是發之自然處資始則統陰資生則順陽觀始字生字之義則乾坤之情狀是矣

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甚而天理未泯陽在陰中惺然自覺以為受侮而與之戰主戰者陽也所戰之地在陰故其血玄黃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文言陽疑於陰必戰發明親切謂陽疑陰之悔已先儒誤以陰陽相敵為疑則主

戰者陰不可以言龍失其絳義此不可以不辨
乾懼陰之易殺常以去惡為功夫坤賴陽之主宰常
以順善為效驗字者以乾為功夫以坤為效驗天人
一致學止不差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幸於欲則煩難故乾坤以易知簡能
而天下無遺事蓋力所不能為而強為則難自我出
之自我行之無假於人無待於外乾亦不過一主宰
而已何難之有事所不必益而益則繁任彼至之
任彼行之無所撓越無所加增坤亦不過一順承而
已何繁之有故曰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曰象事知器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象即器也自
流行而言為象自凝滯而言為器象者氣之所通陽
之無停機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器者象之所
著陰之有定質處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故曰見
乃謂象形乃謂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日月
星辰為象水火土石為形也日月星辰雖在天以其
一定不易而言則亦地所成之器也水火土石雖在
地以其迭運不常而言則亦天所成之象也以象制
器以器尚象形而上也象滯於器形而下也象器之
別亦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

易之為教其要在古以知來為重故曰占事知來又
曰不吉而巳占者所以考也之得失也察之於幾故
曰知來吉凶悔吝皆存心自知之明幾之先見者逃
此為心之四德為善則吉吉者心之安也為惡則凶
凶者心之所不安也悔者心有悟而欲改自凶趨吉
吝者心有所恥而不為自吉向凶皆天命自動不待
外求此心之覺豈蹈禍幾哉蓋良心在久無有死時
此天命本體聖人作易以明其四端使泰因凶以復
其良心吉趨惡明廢智神武不殺吉凶同民如此
聖人作易只是發明剛柔變化之理伏羲畫卦理也

具足文王彖傳發一卦之義周公爻辭蓋六位之情
孔子之傳即今之彖傳所以釋文王之彖傳今之大
象即是象傳所以釋伏羲卦體今之小象即是彖傳
所以釋周公爻辭以序言之象傳者一卦大旨當在
初彖傳次之爻傳又次之孔子所以明周公之易文
王所以明伏羲之易四聖發明一理耳先儒以為四
聖之易不同者蓋以說卦序卦雜卦皆非聖人之言
繫辭亦有漢儒附會之雜不能辨其真妄故也

聖人畫卦全從心上見得此理故其象皆狀剛柔之
德不特觀於天地萬物而后後得也天地萬物者氣

也德所成之形也知德則天地萬物在其中矣太得
曰庖羲氏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畫卦此春秋以後
學者之說故十三卦制器尚象多是意湊大失聖人
宗旨后儒相沿此說往往泥易於象見兔可以畫卦
之說亦是此意以此推測理亦可通然其是遠人以言
道也易何由而明哉

大傳十三卦言制器尚象之義與希文本旨不合尤
不通者如豫本以順動為義乃取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是以和豫之豫為豫備之豫此皆鄭魯后儒各附
己意以亂經安得不以四聖之易為不同哉

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德其實一也說卦
乃以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則分而為
二下又合之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所以自牧支離
之說此疑復辟繁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三句之義
說卦豈聖人所作哉

朱子於往來順逆之數亦無意義舊說已往而利見
為順朱來而前知為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
也此說為是

八卦取象如乾天坤地震雷其木坎水離火艮山兌
澤物性與卦德相合誠有意義若為馬為牛羊雉首

各取義其如荀九家之說多不相似且尤煩瑣
說卦傳信非聖人之言明矣

八卦成列乃陰陽之定體是為先天因而重之以內
三爻之卦重以外卦三爻是為六十四卦內卦為貞
外卦為悔又以本卦六爻重以之卦六爻是為四千
九十六卦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以此類推其變無窮
此陰陽互交之情後天流行之用文王序易之所以
為妙也先天卦中此變已具聖人作易率明此義洪
範中稽疑之疇已有然二貞悔之說則內外卦因重

之義自古有之特自文王發之耳康節以為一分而
二二分爲四四爲八而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而
又分爲六十四其數未嘗不合然非因而重之意也
重之則兩卦相爲體用而義備矣伏羲八卦以陰陽
相對成列其剛柔本體相摩自能相盪以盡天下之
變初未嘗有先天之名所謂先天者自天理之本體
言也以本體爲先天則變通之用爲後天矣後天八
卦圖亦非文王所畫后人因文王之意而推明之耳
方圓三圖亦后人所作緣因重之義而以之分配於
天地也學者默識其意而不泥於象斯可矣

乾龍潛鬼飛躍之義有自學之淺深言者如顏子之
於孔子有自時之用舍言者如舜之側微以至禹帝
此皆易中所有之理六爻之義率有所取但聖人作
易本旨惟重卦德故每卦六爻發明德之始終本末
一貫分為內外二體本體言德之本原外體言德之
功用初言其機微二言其長養三言其磨礱四言其
擔當五言其充盛六言其成功分言則體用顯微之
變雖有六位合言則其實一德而已故易中卦爻危
言相應者以剛柔合德非必初與四三與六次二體
分為兩人兩事也至於中正之德本自相應外體即

內體之所養成養成則發用大而為君德故於五爻
常以君位言之以明其發用也自體達用從微至著
一以貫之故君子進德脩業九業之未成皆德之未
至也無不及求諸已進德即所以脩業故君子之學
專於求德而業則因德以成無賢愚貴賤其致一也
如此則自聖人言可也自學者言可也自大行言可
也自窮居言可也第德未成時未至則於歛藏處見
其功夫三則動心忍性之時故以下三爻當之德已
成時已至則於發用處見其實效上則功成身退之
時故以上三爻當之所謂龍德而隱隱而未見者此

處功夫正當收歛隱微之中雖乎不可拔耳若夫功
用之盛則須自其充盛所自發者非可求之於著也
此正中庸尚絅之義聖賢之切要者於此而即表見
則為文著非為已謹獨之學故戒以勿用大抵聖人
之言上下皆通不可執一以為典要若曰時舍而未
可行如大舜之在側微德淺而未可見如顏子之守
博約必如孔子之遷化然後可為見龍之用必如大
舜之受命然後可為飛龍之用以此發明未嘗不可
但恐所訓勿用者博於顯明之地則失潛龍之本肯
矣且易中爻位多假象以明義如蠱上九不事王侯

賁六五賁於丘園睽九五過主於巷賁六二王臣蹇蹇此類多矣豈真以其位在蹇而發邪豈以卦之體用顯微之變各有所宜而候位以明之耳

凡言敬義者皆本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便可達天德此以功夫言敬義也易所云敬義以成德言也德成則本體中正不疑其所行而為順故以言於坤之六二若以王夫言則云以敬直內以義方外主乎健矣朱子謂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此不知敬義之立而自直自方者易本為

坤而發也若以以敬直內以義方外為皆非則書所
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亦不得為聖學而乾道無
自強矣故敬義不正助處即坤之順也安可外健以
言敬義哉蓋敬後本合內外之道猶曰存心致知云
耳敬即戒慎恐懼之功收斂此心反入於內故曰存
心義即不睹不聞中之能分別事理者此在獨知處
求致其精誠自致知皆合歸於心初非有二也直者
順其本體而無所回曲用之順而生在內故云直內
方者因其定性而無所變遷體之恒而其制在外故
曰方外此所以合內外之道神之成德見矣

天道不已工夫惟在健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今之學者惟順其自然而不以健為主宰其不流於異端者幾希自然非初學可言自然則順矣此坤道也然字即人心同然之然其字義從火如火之然而不可過我自好之無待於外所謂自然也如此則乾之所為而曰坤道何也蓋乾剛之體常知常覺而有主外物無間之者雖事之所難亦樂於有為而無所苦所謂易知也陰氣盡開無一毫物欲之蔽此德盛仁熟謂之達順健之至也無所事而以簡能矣能即能其所知之易陰退聽而成陽之能也故曰陰之

善皆陽為之也。繫辭論乾坤之德行而曰：易以知險，簡以知阻，險者兢危自惕之意，阻者乾道之為生者，然阻者止息不前之意。坤道之退者然也。而皆謂之知，則是知險者固此乾道之知，而在坤知阻亦不外乎乾道矣。

先儒論易論道率以陰陽氣化言之，未嘗痛切於吾身心之學問。余故於易惟究其剛柔健順乾坤之德而不執泥於象數之迹。此易中大象之義也。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貴大在天
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地中有山謙君
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
晦入宴息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以至臨之
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觀之省方觀民噬嗑之明罰
勅法齊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剝之厚下安宅復之以
至自閉闕后不省方無妄之以對時育物大畜之以
前言往行畜德順之以慎言節食大過之以獨立恐
世坎之以常德習教離之以繼明照四方咸之以震

受人恒之立不易方邈之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太壯
之非禮弗履晉之自昭明德明夷之用晦而明家人
之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之以同而異蹇之反身脩德
解之救過宥罪損之懲忿窒慾益之遷善改過夫之
施祿反下詒之施命誥四方革之除戎器戒不虞升
之積小高大困之致命遂志井之勞民勸相革之治
曆明時鼎之正位凝命震之恐懼脩省艮之思不出
位漸之居德善俗歸妹之永終知敕豐之折獄致刑
旅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之申命行事兌之朋友
講習渙之享帝立廟節之制度數議德行子之誠

獄緩死小過之過恭過哀過儉既濟之思患豫防屯
之經綸蒙之果行育德需之飲食宴樂訟之作事謀
始師之以容民畜衆比之以建萬國親諸侯小畜之
懿文德履之以辨上下定民志

決之大象曰居德則忌朱子以為未詳此亦易曉
即賁衆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之義蓋決乃清
決之勢故以之施祿及下則可若脩身慎行則當
補其闕畧隙漏不可肆無所忌故曰居德則忌
按此六十四卦大象言君子言先王言后言大人無
不切於世事人身而非空談氣化以為道者且由七

象而變觀六爻皆能見天下之賾而盡天下古今之
變故曰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時與道非有
二也隨時即道也時有萬變而所以隨時者亦有萬
變不可以執一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然時有萬
變而隨時者亦有萬變孔子之時不亦勞乎蓋時之
萬變亦不過陰陽剛柔健順二端而已君子自強不
息以法天厚德載物以法地法天以爲主宰法地以
爲效驗則立之以干夫險之以和順學斯不羞矣所
謂聖之時者蓋如此學孔子之時舍易則何所據哉

書義一十四條

堯使鯀治水非不知其方命圯族也但謂其以敬
心行之無不可入於善者此聖人不輕絕人之心至
於九載弗成雖堯舜之智不能徧物然民之心則為
無窮如父母為子求醫治病不期於效不止也此聖
人絕亦不已之心

當舜未舉之時共驩皆在朝共用此見聖人包荒之
量孔子所謂蕩蕩如天也然此時人才亦只如此而
堯帝求賢之心則無已得舜而授之以事三年之久
知舜之深心誠愛之乃曰汝陟大位此見聖人以得
賢圖治為急有天下而不與也此豈共驩所歆哉

行誅務收害治者多矣流放之刑所不容已於是行
大斷於至仁之中非佛氏慈悲之宗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亦只是寬仁之政未嘗輕於絕
人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若米同惡相濟其罪
稍輕故一放一流流者長流使之不返放乃羈置別
所使不得肆也即大學堯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然
處不知死刑放望其改過何嘗深絕之乎三苗異國
難以存征得分殺其勢非殺僂之也縣之方命殲今
不行其性急直乃稍抑之故名曰殛猶今之誅嘗使
耐性也因殛而死非死罪也由是觀之聖人好生

用刑乃其不得已耳

干羽之舞伯禹征苗不服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即軍中之器而教之于所以扞羽所以麾乃習兵以脩德之意後世以聲樂盡善固之以爲常舜君云特立此舞以脩德則近矣七旬苗革亦以見古之頑也亦易化不疾而速

禹貢一篇其綱領節目嚴整有條但其中有雖以衰世之事恠石無所用錫貢非所宜本領亦遠而難致似非茅茨土階唐虞之世所用者也

盤庚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益遷國重事非可

輕舉或以控夷狄或逃避水患或以親諸侯皆所以利民也逸書言自契至湯凡八遷何其遷之易耶凡此皆不足深信者也

洪範中亦有錯簡如三德一章以平康明正直之德下四句皆足剛克柔克之過得中而已只此以盡三德事下文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七字當屬入政條八曰師之下誤入於此至食若如蔡註悉非不君菲薄自奉之意乃分田制祿重民食之義故謂之玉食王極條下有無虐孰獨而畏高明句當在其下汝用咎之下楊文恪公定本亦如此

西伯戡黎史記以為文王事金仁山以為武王事是也其書因誤微子之前故遂以為文王事耳仁山之言本於胡五峯呂成公而吳氏以戡黎在伐紂之時此言尤當蓋黎近紂都周兵豈得遽至仁山以為武王觀兵於商哉黎既歸而后伐紂蓋此事機聞不容髮以兵先往觀政將何為者尚可以退歸

金縢一篇王文端公以為偽作細玩以其中有錯簡耳我之弗辟當依孔註為致辟居東二年亦依孔註為東征小子親迎依述絕書以為周公巡遘天災風雨成王迎之公乃為詩以至未敢誚公二十字當在大

熟之下周公告二公至罪人斯得卅九字當在未
誚公之下其大意不當涉管蔡流言為疑周公有異
心於孺子則其義可解周公之事豈不益明乎

夫生則治人死則事鬼况武王有不子之責於天所
賴以定子孫祐四方正當使之盡人這不可令即死
也周公代之則公任事鬼之責武王當治人矣公自
言其多才藝非以自誇蓋求代迫切之辭誠之至也
卜三龜蓋一事而三變其情節如始卜武王之疾次
卜周公之代死又卜用何醫藥得愈之類即洛誥之
首卜河朔黎水再卜問東遷西又卜瀝水東之意若

三則焉則焉三人以相考也

周公攝政即自武王時始武王求受命事皆委於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怨國五十皆周公之功其
一第君臣之間相信又其所以信之宮中之化
二太任太姒邑姜相繼皆一德也宮中之人皆信之
三不惟宮中在朝如召公太公亦皆信之及百執事皆
四志也在朝必信之矣武王至周公聖豈肯以天
五不私其子而不與公無與與子一聽於天周公
六天下之民皆信之也周公以輔成王教之以正成
七之誠自其子時已能格其心矣成王不肖於

公有他志哉若謂管蔡念公專讎而遽欲舉殷此其
至愚必不為也爲意管蔡流言非以周公不執之事
成王亦非不知有周也乃溺於迂腐之論以爲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復事殷而武王即伐商未焉
蓋吾故屢之謂以本儒管蔡以周公厚者未嘗不
不從孺子言其有貽害也乃欲割河北三分其一之
復立武庚以慰人心耳當時天下皆以臣周而復
奉此議則是反義無名爲忠殷雖賢士大夫亦不能
不爲之惑故大誥懔懔惟言天命卜稽之意必解之
謂武王滅紂本於天命非私意也是以商之孫子侯

于周服雖微子之賢無一毫憾周之意此武王周公
安天下之大義違則生亂豈迂儒曲學所能知哉故
大誥之言無一語及於正名討罪之義止以解人心
不知天命之為重也不然則在廷考翼自宜決征而
以艱大為辭甚無意義此金仁山所以有不得不為
開闢自守之迂談也

多方言王來自奄說者以為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
又叛成王征滅之者非也蓋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
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即封伯禽為魯國矣成王初年
所以至奄者為武庚叛也武王封其弟管蔡霍於丘

之使為殷監故謂之三監三監乃與武庚叛康叔封衛亦近殷地而力不能支周公懼殷東南與淮夷徐戎合勢亦恐喪之遺民或有不靖故奉成王至奄經畧三年東方始定即周公東征之事其詩所謂三年不歸者是也多士言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正指三監及殷耳非以管蔡蕪商奄言也此聖人靖難安邦之大計序書者妄生意義以踐奄別為一事至謂遷其君於薄姑然則周公相武王伐紂者其君尚在其地何以即封伯禽也

詳英云象以與刑謂明正其罪盡圖以示人者也流

有五刑謂罪已無疑但情有可矜不忍加刑而以流宥之也鞭作官刑所以治官府故以示鞭策也朴作教刑所以治民庶用以示朴厚也此皆罪之無疑者也至於金作贖刑則主罪之可疑者而言如事迹雖實而佐証未明未盡人情終為疑獄刑之則忍心不刑而直宥之是縱惡故聽其贖一以治民一以裕國此亦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呂刑之贖輕罰乃本於唐虞金作贖刑之遺制非始創以剝削者其百鍰千鎰大畧以別罪之輕重必非不量貧富而一槩取是觀其五罰之疑又赦以正於五過此豈專為開利者

耶聖人之教必嚴義利之辨若呂刑意在為利則哀
矜惻怛之語皆為虛文何足以垂世範俗今收此篇
必穆王既老悔其平日巡遊無度誅歛民財而天下
皆急於利故作此以訓四方如漢武輪臺之悔乃帝
王改過遷善之學也先儒不察疑之一字於贖為宜
而乃舉以后世科罰利已殃民之事律之則失聖人
刪述之大義矣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穆公歸作誓
今詳穆公之卒當在秦人入滑之前不當在敗穀之
後蓋穆公質晉也與晉文公同時而霸敗楚城濮會

王河陽固許國鄭無役不從此可見其為中國計者
入滑之後報怨搆仇兵爭不息與前大異似非一人
所為蓋自魯僖公二年虞滅夏陽時百里奚始入秦
即休兵息爭未嘗輕用民力穆公深與相合而子擊
子桑輩皆勇悍之臣必相冒嫉穆公誤聽於是忿然
至韓與晉交戰遂獲其君此雖勇力兵強而實歟於
脩睦隣之道此穆公所以悔也秦誓之作疑即此
時番番良士指百里奚也汔汔武夫指子擊子桑輩
也冒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勇於自責不以責
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自此之後真能改過故夫子罕

書特錄此篇自穆公得百里奚之後至僖公二十八
年一戰之外未嘗用兵他皆與晉共成伯業耳世儒
不察以入滑後兵爭之事皆穆公所為而不能悔過
不知穆公甚矣蓋自左氏誤傳穆公之卒在文公六
年故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殽之後稽之事實豈
有合哉余竊以秦穆之卒必在敗殽之前而秦誓必
戰韓時之所作也此係夫子筆削所闕故詳辨之

詩義一十三條

周禮太師言詩有六義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
節是意以不過后世體格之類若其大義六情之
五使人言必於此六言可興可觀可怨
事父事君之事其多識亦餘緒而已六者非義也

左氏與詩序同出一宗故引詩多本小序季札觀樂
言二南雅頌十三國風獨不舉一書其餘國名皆小
序所列也古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列國
皆有以說者以宋王者後魯周公後故必待不陳詩
而無風則宋魯之政可以為法魯經與此如卿鄭紀

薛虞臆韓邢皆先王公侯各專一國豈盡無風不鏗
一詩耶蓋秦火之後書多散亡漢儒搜訪強足三百
之數又多十一篇左氏悉祖述之謂其書作於秦火
之前可乎

二南文王之化國風民俗之情也凡詩有美刺非以
正論面相告誡皆屬於風若雅者正也大雅則君臣
面相勸勞敷陳之正事關朝廷故謂之大小雅則朋
友面相交箴之正論也事在臣下故謂之小若頌則
稱美之辭不特稱揚祖德於宗廟凡誠心事君而非
諛諛如泮水閟宮二詩皆以為但漢儒所序或以

風而雜於雅頌或以雅而大小相誤有古詩散亡而
以淫辭足數如巧笑倩兮棠棣之華皆古詩也論語
引之而今無其文若鄭聲之淫夫子在所必放而亦
不於詩此豈刪本意耶有此左傳諸書遂有斷章取
義之說孝經禮記東漢儒附會亦多有此今觀學庸
論孟引詩多本詩意未嘗假借牽合如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曠說詩者以為魯僖公事然孟孫
嘗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
所膺也豈有人亦可以假借之理殊不知膺懲是不
慈於心之意承是以緣三聖之承而儒誤訓以應焉

聲以承爲當謂周公無此事乃借公之功而人不取
當者太失經者若以憂心悄悄愠亦群小爲於子肆
不珍厥愠亦隕厥問爲文王此有似於斷章取義然
亦但以二聖之遭如二詩之愠耳非謂二詩可借以
爲二聖之事也今之禮家以鹿四牡借用於鄉飲正
以詩篇失次誤以其義可以斷章而取也若斷章而
取必兩失之如此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亦兩失之
三家之堂雅頌亦不必各得其所矣
閔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以其得性情之正朱
註乃以求之得與不得分憂樂則是憂樂因后妃而

後為得其正也若未得而先思則為罔想既得而即
喜則為縱情豈得為正余則以為后妃在官易事難
悅官人非賢無由進御况太任主內宮中甚嚴故不
得其懽則憂其德之有虧見其內自責也得其歡則
樂其德之有合見其不敢肆也憂以反躬故不傷樂
以謹禮故不淫此性情之所以為正也周公列於房
中孔子序於詩首此非脩身正家之本乎蓋春秋時
俗尚鄭衛之聲而師摯入官之初獨以關雎為教然
其卒章音節已惡而聲氣和平終始一貫故夫子嘆
曰洋洋盈耳其所得於關雎者深矣朱子乃以當情

度之宜其以淫奔之詩收之解之以懲創入之逸南
其顛倒一至此也

孔子刪定之詩皆出於性情之正淫風逆德固不符
之以起邪心至於稱頌亦必不取溢美之辭以長諂
諛之俗如閟宮詩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為魯僖
公必矣公非賢君所以頌之者以其能脩周公之廟
故美其事而祝其眉壽熾昌以行周公之政未嘗一
語稱其實德如泮水者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則指其實德而明
言此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故泮水非美僖公也以其

辭與閔宮大異耳然閔宮史克所作以其有周公之志則其性情亦正矣

六經各有體易道陰陽書道政事春秋道名分而詩道性情其旨與各經不同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然未嘗有道德字亦未嘗有性情字如三南著脩身齊家其旨也其言琴瑟鍾鼓苾苾芬芬天桃穠華牙雀雉何嘗有脩齊字耶皆意在官外使泰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為含蓄言之者無罪而聽之者亦足為戒如刺淫亂則曰離離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悵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

激激不必曰家合有而家存也傷暴歎則曰雖有
有箕再禽其活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救饑荒
則曰將羊墳首三星在留不必曰但有齒牙存可堪
殘骨乾也杜詩含蓄蘊籍者甚多宋人不知法至於
直陳時事類於謗訕乃拾以為至寶又加以詩史
之名然所謂史者記事記言如古之尚書春秋是也
若人豈為宋無詩者其以是歟

李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
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
唱余以此不過念恨決絕之詞若谷風去婦毋逝我

梁姑願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谷風優柔忠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及也

先儒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夫好色未嘗不淫也此言為鄭衛詩所誤耳余以為國風道情而不淫蓋信鄭聲之必放決不能以懲創佚志也孔門童子於五伯尚羞稱之況鄭衛又下是乎

古今賦詔君者多矣惟樂天云漢使卻回馮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以其戀戀不忘君也歐公明妃曲自以為勝太白而不及樂天若王安石則云漢恩

似錢胡自孫公生樂在相知心此如李陵降虜悻然
傷道而其心焉若杜子美儒冠甘餓蟲翅青冥冷炎
殘杯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其詩曰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變君之意溢於言表其為詩人之
冠良有以也

魏鶴山曰廢人倫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樂亦死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何人斯之為友燕燕谷風
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情不相遇者也
其責已也重以周而責人也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
不怒憂而不敢諫也若木坡在黃在惠在糖之作不

德其不備患其太豪而無敬怒畏威之心如云茲時
最奇絕所欠只一死意甚不平又題韓文公廟碑云
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蓋文公初意性
冀諫行而隱其豈故為詆許以求南海之行哉后世
如去國一身輕似葉芳名千古重如山之類亦常八
九此皆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孔子之去魯去齊
不若是熱者非以決於一去為難也此但言其處變
者若其處常夫子所云可與可親可群者則不可盡
舉在學者告往知來者乎心悟始可與言詩耳

羅景綸曰凡學者看詩先須要自家胸次后人所作

其胸中不醇然正自不能掩如姦貪而賦廉詩仕進而賦隱逸詩豈能逃識者之鑑樂天曠達意輕軒冕人皆信之朱文公謂其實愛官職言及富貴處說得口中津津涎出韓文公說到勢利處亦然怀子厚河間傳到荒淫處令人掩面此皆心苗自露而不能自掩故楊誠齋曰古人之詩天也後世則人爲而已文昌曰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且觀國風多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其言溫柔悃厚後世經生學士窮年沒世亦未必能措其詞自唐以來嘔出心肝拍濯腸胃一生精力盡用於此

然非身親經歷自與口不相應時露心聲被人講破
笑詩豈易言哉

王震澤曰余讀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
感後世惟唐人詩或得其意如薛平沈醉毒王醒不
涉譏刺而其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
別而其意見於言外凝碧池塘奏管絃不言忘國而
其意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来不言懷友而其意
見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其意見於
言外頗得詩人之意學者宜細玩之

詩固莫尚乎興然古先言語亦有專於興者若逝兮

如斯山梁雌雉無非興也但不櫟括韻語耳蓋曲者
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寓於彼義味相因而可推
識非若賦比直言其事者故興多燕賦比而賦比不
燕興古詩皆然如杜詩峴花飛送客楊燕語留人因
物而傷人情之薄送留者惟花燕而已賦也亦興也
若感時花濺淚恨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暫止飛鳥
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因鳥燕而喜已之携雛不
居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鶴鶴飛急到沙
頭則比而非興矣今詩以此推之三緯明矣

詩賦之體肇於六虞其源則根於人心性情之微天

機之自不能已者。虞歌卿云。南薰擊壤自此及周二千餘年。上自朝廷郊廟之釋下及民俗閭閻之謠。汗牛充棟。夫子精擇去取。止於三百篇者。以其切於人倫。關於世教。以心而感心也。故周禮太師氏以六詩教國子弟。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毛詩大序所謂六義也。風體如彼。後世歌謠采諸民間。彼之聲樂主於達事情通諷諭。若二南為風化之始。謂之正風。諸國燕美刺則為變風。雅體乃朝會燕享之章。如后公朔大夫五言七言古詩也。主於述先德通下情。事有大小故雅有大小。成康以上專於美刺。其詩為

正以後燕羨刺則為變雅若頌體乃宗廟鬼神祭
之樂章如后世古樂府詩律呂合八音至於美祖德
告成功裔周為正而魯不當作亦頌之變者也賦者
直陳其情詞比者託物以為論興者因物以興詞明
此六義而三百篇大旨有條而不紊矣若其正義則
在於得情性之中和詞氣包涵意在言外樂不淫而
哀不傷事父事君可群可怨常變皆宜而已

春秋三十八條

孔子之作春秋有感於麟故曰麟經而意不在於麟也自太師采詩觀風之政不能行而天下無公論於是邪說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人亦不以為非而國史皆互相容隱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本意也孟子以為孔子懼作春秋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詩為心聲乃天機自動之真況愚夫小子間巷歌謠無所避忌誠所謂口碑路謁故聖王采詩觀風以為巡狩之首政也其可以或亡哉詩亡而春秋謂之作者豈必盡出於魯史當時弑君辱國之事誰肯直書

魯弑皆書薨而叛皆不書可見矣孔子往來列國之
古驗今皆得其實於外事豈肯容隱故懼亂臣賊子
得售其姦乃作此書以明正其罪亂臣賊子之心必
有所不安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左氏乃謂非
聖人莫能備脩者以舊史有可據也孟子何以爲作
蓋謂春秋中事桓文皆可爲春秋中之文史官皆可
撰若其至要之義則非他人所能預也彼當時莫知
孔子所以作經之意謂撥亂反正必有待於王者之
興殊不知亂臣賊子之有懼心即王者之政行矣

春秋綱領

學春秋者必先知其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子下發明綱領者七家觀其大義思過半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仲舒曰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

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死世反之正莫善於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諺而不知。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王仲淹曰春秋之於王道猶輕重之於權衡。曲直之於繩墨也。舍是莫以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張橫渠曰春秋之書自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

子知之非理明義精者殆未可學也先儒未及乎此而治之故其說多謬

程伊川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其活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是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看春秋即可以盡道矣以傳為按以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在示人如土工之事大小皆書之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之
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則春秋之大意立
矣不先治曰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
余則以爲聖王治天下先德教而後明刑明刑所
以弼教也若以春秋爲孔子之刑書則似於一偏
之論所謂道名分禮義之大宗者非歟若曰孔世
用重典則先儒亦有些說若親無將趙盾弑君許
世子弑父誅心之法責備賢者之意則亦有之若
專以爲刑書則弼教之義荒矣

七家綱領之外余附以陽明先師之說尤爲親切

曰仁問春秋沿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乃歐後誣語矣夫子何嘗為此艱深隱諱之說以困後學耶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必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刪之又問伊川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之始末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亦世俗相沿之說未得夫子作經之意也如書弑君弑君便即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自天子出書伐國伐國便即是罪何必更求其伐國之詳聖人之經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若一切縱欲成理之事安肯詳以示人是長新

姦世故仲尼之門無道禪文之事者是以後世傳
焉此孔門察法后世只講得箇伯字學問所以要
知得許多陰謀秘計純是一箇功利之心講來講去
只做得箇伯術而已與聖人作經意思正相反如何
與春秋義理得以相通

愚按古史簡畧隨事記時而已若編年之書名為春
秋者奉天吏而主賞罰周公之時王道太衰刑賞不
失在上者政教方興而在下者美刺皆當遵於法守
風雅具存春秋何由而作耶時至春秋雅說橫流暴
行又作就父與君以為常事故孔子不得已而周流

天下固以行道為心其德容所感必聞其政者亦將
退以明道而作春秋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是以列
國之事皆得其真亦何待乎左史以明耶雖周公微
出不易其言矣且公穀左氏皆戰國時人趙孝王時
有荀况者其學出於公穀左氏又出其後書中言臘
者秦之祭名言酌者秦之飲名言庶長者秦之官若
左傳乃漢初始出於張蒼之家蒼為秦柱下史明習
天下圖書計籍又善律曆乃與其徒掇拾所聞託為
左史今觀三傳之言多與聖經不合豈可以此為先
秦古書盡信其為得孔氏之意耶

書法凡例

治姦惡者不以存沒必施其身獎忠義者及其子孫
遠而不泯所以為勸戒也故春秋為傾否之書學者
通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變

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異者為變例有事同而辭同
者為正例正例非聖人不能立變例非聖人不能裁
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義必窮理精義於
例中見法例外達權者始能通之

人君嗣立必逾年改元當國大臣必以之告廟秉筆
史官必以之書策蓋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

元於柩前定位之物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
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
之中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然後大倫正矣故
曰大居正不惟正其始且以正終也

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兄弟例
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或有例稱字片而稱
名者例稱人進而書字者其變也聖人按是非而定
刑罰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通

凡兵肇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
圍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昭生

宗廟曰滅說以勝之曰敗虜而俘之曰取輕行以掩
曰襲已去而躡曰追聚兵而守曰成以弱假強而左
右之曰以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諱之也戰不言
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也
滅國有三中國謹且卑國月夷狄不日紀時
君存稱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按此三諱於義未安臨文不諱此萬世之公義也
不直則道不見夫子所謂父子相隱者惟以矯証
父之失史為後世公論豈可諱而隱乎

吳楚僭號卒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係鄭則突不稱國小白係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賊子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遠國則罪四隣子突救衛晉陽慶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凡闕文有因舊史而不能益者有先儒傳誤而不敢明者如甲戌己亥夏五紀子伯莒之類也若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賄葬成風不稱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夫子以大義裁之非闕文也

三傳左氏叙事見始末公穀詞辨求精義然皆有所
失若胡傳則事按左氏而義取公穀之精者大綱以
孟氏為褒微辭多以程傳為証得不常以程子之說
為已說耳

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
也后世律例首從輕重之條皆發原於此

春秋總括

春秋始終曆周十有三王魯十有二公始魯隱公元
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終哀公之十四年即敬王之

三十九年也

共二百二十四年間盟一百有九會九十七戰二十
有三侵六十圍四十四遷十敗師十有六伐二百一
十三制楚得失有七講武二

築八城二十有九內城二十三齊霸外城三晉霸內
城亦三時不時義不義皆書以見用民力為重

雩二十有一郊九牛災四龜童者四

災異一百二十有二日食三十六星孛三雨雪無水
大雨雹震電各三不雨七大水九大旱山崩各二地
震五無麥苗大無麥禾各一多隳城蜚蜚生亦各一
彗三彗十星隕石六鵠退飛各一

宮室災六震廟一屋壞三齊大災宋衛陳鄭災一
凡天災大小皆書不原其所應以見天威皆當畏也

桓文伯業

齊桓公在位四十二年自諸侯會於北杏而始圖伯
同盟於幽而伯成再盟幽而天下同與大會葵丘則
極盛而衰之漸也凡公之怕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
四北杏以平宋死於鄆以歸功天子再鄆以長諸侯
會幽以為鄭成再幽以服陳鄭會榿以謀救鄭道止
以定王世子甯母以謀鄭葵丘以明天子之禁九者
衣裳之會也會貢以服江黃陽穀以謀伐楚二者亦

衣裳之會穀梁合計為十一自後盟洮以定襄王于
鹹以平杞雖辟淮夷壯丘以驅楚救徐于淮以謀鄭
郕而且東畧四者兵車之會也十有五會有天子之
事三馬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癸丘序周公於諸
侯之上首止不但不同盟帥諸侯以會王世子桓知
節矣春秋是以予之也然桓始終滅三國封三國滅
譚以其奔不禮入不賀滅遂以初會比杏遂不至滅
障以襄公滅紀而障為附庸猶未屬春秋書齊師滅
譚齊人滅遂齊人滅障而其恥自見為狄所潰而封
邢為狄所滅而封衛為淮夷所病而封杞春秋書卒

師城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而褒貶亦有分矣
晉文公在位凡八年自得國之四年侵曹伐衛而始
伯春秋再稱晉侯者忿與報怨甚之也入曹而以其
君俘遂人暴而且誦其功雖多不足尚也自桓公亡
而楚陵中國執盟主在會者不能與爭戎穀逼齊合
兵圍宋而威振天下非有城濮之役則民皆左衽矣
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功高而道義則微故春秋所書
如此其畧至踐土之盟鄭服楚成天王下勞其要言
曰共獎王室母相害也號令天下幾於改物晉文之
伯於斯為盛故天王下勞訓而不書自侵曹伐衛以

至不魯戰於城濮盟於踐土凡五書爵成其伯也以
十一國之諸侯復會於溫雖以臣召君原其自遷之
心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若踐土之盟王實自往非
晉罪也春秋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溫之會則晉
為有罪而其情亦順春秋既為王諱而又為晉解曰
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蓋桓公歷年多伯也
亦多士公歷年少伯業亦少然桓公之後不復能振
文公子孫止盟中夏百五十餘年襄公遇三強悼公
五會諸侯三駕荆楚平公七合諸侯至宣大夫皆文
公之餘伯也二公伯業其互有得失如此

經義

卷第十一

首止踐土二盟

春秋書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蓋惠王將以
愛易太子桓公合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惠王惡
之使周公召鄭伯鄭伯何罪而春秋以匹夫之逃罪
之蓋春秋道名分以大義為主首止一盟而君臣父
子嫡庶之分明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康變
之中鄭伯雖王命而非制命大義賢者守其常聖人
權其變盟首止逃鄭處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又書公會晉侯諸侯盟于踐土蓋周室東遷所存者
名而實不及一小國晉文號令天下幾修廢物此春

秋之名實也名存實亡猶愈於俱亡故天手下勞晉
侯于踐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君道也父道也
晉侯以臣召君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臣
道子道也天下大倫皆存而不泯矣此二名之皆
善所以桓文為功之首也

孔子相魯書五事

定公十年會於夾谷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由
二年叔孫陲郈 季孫仲孫陲費 十四年石尚來
歸賑

春秋有五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五始總其大者

春秋事變之始

盟蔑私交之始 歸賂下交之始 祭伯來王臣私交之始 會于滑戎狄之始 入極大夫專兵之始 盟於唐盟戎之始 于密專盟之始 鄭伐衛諸侯專征之始 州吁弑君書弑之始 伐鄭諸侯會伐之始 亦諸侯分黨之始 城申城書土出之始 楚丘戎患之始 尾屋參盟之始 會鄧懼楚之始 于析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于莘荊滑夏之始

齊滅譚滅國之始 陳殺禦寇專殺之始 荆人來
聘楚交中國之始 曹殺大夫專殺大夫之始 滅
弦楚滅中國之始 晉秦圍鄭秦晉結怨之始 敗
秦于殺秦晉七十二年仇爭之始 會承匡大夫特
會之始 清丘大夫同盟之始 盟蜀楚與中國相
準之始 鍾離會吳之始 公子友敗莒公孫茲侵
陳公孫敖救徐魯三桓之始 作三軍三豕分魯之
始 會于宋晉楚同主夏盟之始 亦諸大夫分從交
見之始 公如楚諸侯旅見楚之始 十二國諸侯
會于申楚專合諸侯之始 盜竊寶玉太弓治咍臣

之始春秋事變至於治亂臣而極變必皆書之者謹始之意善者為作始不善者則為作備可不慎歟

春秋書弑君變例

或問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此二項者世傳以為春秋經世之大法也如真有王者作果將如之何哉曰余著雅言嘗議此而未盡也夫聖王以道治天下則以仁為主聖王不作而聖人在下以道教天下則以義為主此因世之治亂而輕重其典非聖人莫能通也以仁為主則不得不寬而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主也君道之所當然以義為主則君

親無將將則必誅此義之盡也教道之所必至况春秋之時弑君與父視以為常恬不知恠故孔子懼而作春秋乃先於賢者責備而立誅心之法以加趙盾立無將之法以加許世子盍變例而非常法為之兆也若皆以此例推之則人皆可誅天下無全人矣故夫子於此又書葬許悼公以赦止原世子之心也不審藥與不討賊其罪豈惟當末減哉否則具弑其君僚薛弑其君比通國皆可誅矣此則孫盛之春秋商鞅法也是豈曲學迂儒所能知以經而明經以變例而分輕重此誠先儒所未察也君子以為如何

春秋始于魯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按此
鄙以下皆春秋時詩也謂詩亡者周之政教不行於
天下而各離其國風不惟王者之雅亡而天子不
能巡狩列國又不致時詩以觀風上下皆亡而公論
併息邪說暴行交作而天下無所畏懼小雅正月詩
刺幽王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室東遷春秋乃不
作於此者蓋先王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
為司徒善於其職猶用賢也晉侯擇王于銀湯之稭
宅猶有誥命王曰歸視爾師詰備來朝也然為文侯

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素其九族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有東薪蒲楚之譏晚年滋甚其母子親逆褒姒之難播遷流離畧不為戒以天王之尊下賄成風諸侯之妾拔本塞源自絕甚幾是以春秋託始於此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終于獲麟

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之十四年也春秋孫氏以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而殺之以賜虞人孔子聞而往觀之反袂拭面涕淚沾巾嘆曰曰此麟也有王者則至胡為乎來哉因感而作春秋蓋因所感而

始即以所感而終故曰絕筆於獲麟非文成而麟至
乃感麟而成文也春秋非王者之事乎古先聖王如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卦叙疇亦皆後天以
奉天時耳

五經疑義卷之二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麟著

弟少陽嚴大節校

禮義二十七條

禮樂自堯舜子喪後大義遂乖學者各以私見為書
舊名考據何所不至又雜之以時君僭妄如唐虞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文盛然再倍可矣只鄉遂二
處設官二萬二千二百他尚未及也財賦何足以充
其祿十羊九牧豈可深信其書哉

周禮與孟子不相合其檢防周密故先儒以為周公

致太平之書朱子曰廣然周密周家法度在此以
後世之見觀古人也殊不知周禮所言皆自私自利
以賦衆一事言之大失文王治岐之本意何休以為
六國陰謀之書胡致堂亦力詆其事甚切

禮記之所以雜者以其有虛無之說刑名之說僞偽
之說誇誕之說煩瑣之說刑名之說察此六失而後
夫子刪述之可求也然禮記之言雖雜其中有精得
聖人精處則過於周禮儀禮亦遠矣

禮記中有言小學者有言大學者如灑掃應對之聲
仁義禮樂之類是也有言禮文者有言禮意者升

揖遜之數恭敬樽節之宜是也散見諸篇尚存古制
皆先王之禮經也自迂腐邪說雜之而正義不明耶
如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舜葬蒼梧之野之類皆
妄傳也文云合葬非古易葬非古若以為古無此事
則可以不合不易為古禮則不可此皆妄誕之言當
裁以吾心之義節文而已

孔子知其父之墓問於陬曼甫之母然後得以其
母合葬焉則孔子之母未嘗見出於父也家語後序
乃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子思皆出故稱孔門
三出若叔梁紇出孔母又焉得以合葬耶據檀弓宜孔

子思出妻而不及叔梁伯魚與序說不合又云
孔子以伯魚哭母為甚子思不使子尚喪出母以為
道汚則從而汚皆非聖賢之教然則三出之事豈可
以盡信乎

儀禮亦戰國時所作大抵多雜以春秋僭妄之制古
意或有存焉但詳於禮文器數而不言禮意苟求其
意必雜記也

儀禮所以不得為古書者即其服制可疑如長殯亦
子也乃為服三年嫂次於弟而不制服故唐貞觀時
兄弟之妻制服五月本朝於嫡長止服期年

父母之喪中庸以為貴賤一也孟子以三年之喪齊
疏飭粥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古者通喪三年
以齊疏為常衰在胸前特以斬別豈父斬而母齊之
理乎以春秋衰世喪禮不行仕夫各以私意自便禮
因不同如晏子父卒服麤練斬其室老以為非太喪
之禮則當時士大夫衰服各有不同禮家遂分別為
定禮耶若飭粥三年與孔子三年不安食稻之旨相
同禮家乃以為既葬疏食練食菜果祥而食肉此亦
因時異行著為定禮悲皆當以孟子之為正
若二十七月而止者此短喪之漸衰世之制也共魯

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生猶在寢可見
不正於二十七月矣凡孫為其祖若高曾承重者皆
斬衰三年以父母之憂同也臣服君亦然天下大
母也通謂之父母之喪

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以其鞠養之恩同於親母故皆
服三年如繼母不有自幼之恩服同庶母可矣若
以三年非所以重嫡也古人重嫡妾之別故不再娶
無二嫡無以妾為妻之訓其於繼母豈無所別哉
不行而後世繼母如庶陵嫡子者多矣况繼母既以
失節夫不當同於結髮子不忍同於親母理也

古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九女天子之后諸侯之夫人為嫡其外姪娣及他女從者皆為妾媵初至班行序為嬪御貴賤有等所以正名分室亂原也故禮無兩嫡嫡先死以前班行之次立為繼室以攝內主之事大夫亦然程子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惟約終身夫婦豈有一人先死許再娶再嫁之約但自大夫以下有未得已再娶者為奉公姑主內事耳若大夫以上諸侯天子自有妃嬪可以供祭祀所以不再娶也此論甚正所謂大夫以下并庶士而言也士尚有媵則大夫可知士亦不再娶可也古與

若不得已而再娶則名為繼室但攝行婦事豈
宜就當嫡禮哉於此不能正名則其流禍為大故特
表嫡繼之辨

立尸以祭而又必以童蒙為之故有抱孫之禮祖
孫一氣相通又當昭穆之次孫可以為皇父尸者此
也然而拜尸者父終為不順廢之可也若云神無所
依則如丁蘭刻木為母無不靈應然則主祭可也影
祭可也象祭亦可也同歸享於克誠而已何必尸祭
然禮無二主陳灝註禮記謂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
埋之此說非也蓋作主在於卒哭不在虞時左氏云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
而豎之以依神未有文也檀弓曰重主道也及葬而
有謚然後作主而微重埋之易重之主即栗主也栗
豎可久刻謚以祔其禮主乎吉矣豈非在卒哭之時
哉自公羊有虞主用栗練主用栗遂誤以爲既葬反
虞之時先用虞主期年練祭之後又用練主是二主
矣殊不知卒哭之主即練主也蓋主因祔而作虞時
有重不必別作主豈又有栗主之名哉

制首言天子諸侯受地頒祿之制皆依孟子爲說
文亦小哉而大義未失其後所言畿內畿外封國多

寡之說則不經矣

古者師不制服以恩有輕重不可以例定勢有順逆不可以必行孔子歿門人治任於三年之外子貢反築於墓側獨居三年則三年之內非即吉可知但不如親喪之宅憂耳故曰心喪若喪父而無服其他恩不如孔子與百家衆技之師例以三年則過矣况人子之父母如在則不當以純素衣冠凡有官守者服勞王事雖師之至於勢有所不行况後世君喪尚以日易月又安得於師獨厚哉惟在不悖師教耳自古親親之恩無分於貴賤中庸註言喪服自期以

下諸侯絕大夫降六親親之義因有差等非謂尊者之服諸侯亦可絕也夫功固不可絕况祖文尊於父子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天子諸侯安得盡絕期喪耶中庸言期之喪達乎大夫則諸侯昆弟且不敢降況敢降祖服乎似失中庸之旨矣

月令本品春秋雜記三代及秦事抄舍為之中多先王遺制必夏時所行也但其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為十二室者為明堂之制後世誤說紛紛殊不知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如舜南面而立雍也可使南面皆此義也明堂豈

有分向四方按季各隨一方之理如總剪比向冬月
居之何以當寒風齊宣王時明堂猶在蓋周之盛時
巡狩遺址何嘗兼四時之制蓋明堂本為朝諸侯而
設京師方岳皆有之豈有不南而者哉

文王世子言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記年言武王四
十五金仁山以竹書為據但中庸言武王末受命時
又言綏我眉壽則武王已老竹書亦不足信孟子言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又時周公已攝政如
老聃攝明堂位乃言周公攝自成王始成王元集伯
禽受封之魯成王亦已長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之

言成王十三即位則武王當八十一而始生成王成
王又有弟應晉邾韓生於彼恐無此理大抵多漢儒
附會之言非聖賢經傳故特表此以示其疑

禮運以大道為公大道既隱為說此亦古今異宜之
意但以為大同小康則有薄禮之意此老莊虛無之
餘見也禮方言原壤母死而歌亦此類耳

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欲其不受天陽此拘儒之言
厭勝之意耳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公穀皆附此義
與禮記者同出一傳夫古制簡畧故社達天陽后世

儀文漸侈則社宜有屋行禮之時以蔽風雨若殷社之不廢則存之以爲亡國之戒可也何必特爲之屋示人以不廢耶有命者任爲之耳

明堂位謬妄尤甚古禮立不中門出入止由闕左立門內止東西二階主無中階與乃云中階非也至謂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封以曲阜七百里命魯公世祀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祀禘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配周公於太廟欲廣魯於天下春省夏約秋嘗冬烝而遂大禘天子之祭也又言天子之政

天子之廟飾皆仿禮不經豈魯之迂儒奪其國之盛
美附會者多耶惟成王以公有大勳勞命世祀以天
子禮樂一句似崇德報功之意程子猶以非況偕禮
之甚者乎此見禮記之不足盡信也

樂記必發精蘊甚多但漢儒集會亦頗煩碎

聖人制廟祀禮三本義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
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廟以時祭高曾祖考四世
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以上親盡當祧惟受命為天
子始封為諸侯者廟為獨尊太祖而不皆祧一合食
於太祖之廟非為君者不與所以尊尊也太祖以上

不能悉祀其有助德者特存其廟至大享而以太
祖配之則謂之禘禘視其功德百世不祧特以祀
之所以賢賢也禮家妄生意義以親為天子七諸
侯五大夫三嬭士二殊不知親親之恩定於高曾祖
考而無分於貴賤雖士民亦必祭四代親親之義無
貴賤一也如曰嬭士二則庶民一乎豈有此禮貴賤
之別惟在器數之間耳故特表之

周禮有冬至祭帝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之說蓋
得之濤聞失其本意者殊不知天地有合祭合祭則
總於一祫行之郊有分祭分祭則地與日月之類因其

月而行之各有所宜也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
職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豈有地不入祭之禮但以
周歲建子以子月郊天郊特牲遂以郊迎日至周禮
曰之若果以冬至祭天為定惟宜乎應節郊矣夫何
嘗常用辛則郊非為冬至而設矣若夏至祭地則以
尚五建午之月因以夏至為祭地

古者大夫祭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閏歲曰門開
通曰戶中霤者汚下之地流水所鍾旋即天井溝洫
之類五者士民之家皆有之但大夫得以時分祭庶
民則歲終一合祭而已人皆本乎天地豈可不報但

經類

禮集九

不敢專祭五行生育之神則亦天地之德也春秋二社各鄉合祭禮亦宜之

儒術之言多所夸大時君有信儒之心故戰國豪士隨會其說未必皆夫子之言

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巽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四座象四時此皆近儒曲說燕飲之義豈在於此後世所以視之為虛文也養老之中尤寓勸德之意耳射義所言得古人制禮之意但附入孔子巽相之射子路公同之襲序點辭人退去之言似禮家夸大之說非孔門與人為善之意若與人為後者註解以為

求為死者之後則蓋迂腐僻言也

射義起於射獵聖人因天下之人以射獵為生得禽獸以為食民俗已成於是因人情以為節文肉則奉先養老射則正志廣容因以養其良心武鴟則反求諸已似乎君子此不得已之權教也射禮既立選士授官皆在於此此射禮之所由行而射義未及故附言之書言鮮食蓋古以為養而聖人以為教后世文因以備武事所係大矣但一藝而已哉

朝者諸侯所以事天子聘者天子所以懷諸侯諸侯無自相朝聘之禮周禮大行人凡侯國交殷相聘世

相朝皆衰世僭禮觀春秋時皆小國朝大國而大國
無報朝者大國聘小國而小國無報聘者故魯國朝
聘皆言如可見其非禮之正矣不但諸侯自相朝聘
為非禮雖王制所言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亦禮之所不容也然則聘禮所載皆衰世
諸侯之制歟外國往來弔慶之事則禮或有相類者
耳